# 毛鄭異同考

# 毛鄭異同考卷之十

歙程　晉芳　學

## 周頌清廟之什

### 清廟

駿奔走在廟

傳駿長也

箋駿大也

正義駿長釋詁文言長者此奔走在廟非惟一時之事乃百世長然故言長也駿大釋詁文也以詩人所歌據其見事非是逆探後世不宜以駿爲長此承諸侯多士之下揔言奔走則文兼上事故云諸侯與衆士于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以其俱

來故訓駿爲大〻者多而疾來之意禮記大傳亦云駿奔走注駿疾也疾奔走言勸事也其意與此相接成也

案駿之三義禮注第一毛傳次之鄭又次之蓋奔走雖指一時而長此奔走足見久而弗替鄭不勝毛陳長發取鄭非也

不顯不承

傳顯于天矣見承于人矣

箋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志意與言其承順之也

正義以文王精神已在于天光顯文王是顯于天也此奔走助祭祀此奔走助祭是承事文王故見承于人

也　又以上言在天者見文王其身雖死其道尤存既言人能配行故指在天為義此言奔走在廟主述祭時之事無取于在天故以為光明文王之德承順文王之意光明文王之德雖亦得為顯之于天但于文勢直言人所昭見不當遠指上天故易傳也

案傳于此二句指文王箋謂指祭者傳亦勝箋

維天之命

於穆不已

傳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

箋命犹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

正義美天道行而不已是歎大天命之極文王能順天而行周禮順文王之意是周之禮法效天為之故

此言文王是美周之禮也定本作美周之禮或作周公之禮者誤也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此傳雖引仲子之言而文無不似之義蓋取其所說而不從其讀故王肅述毛亦為不已與鄭同也　中庸引此詩乃云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是不已為天之事故云動而不已行而不止易繫辭云日往則月來暑往則寒來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是天道不已止之事也

案傳義渾而難曉當從箋說為長

文王之德之純

傳純大

箋純亦不已也

正義箋意言純亦不已則不訓為大當謂德之純美無玷闕而行之不止息也

案純大亦釋詁文箋依中庸為訓故自勝傳

假以溢我

傳假嘉溢慎

箋溢盈溢之言也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

釋文假音暇溢音逸徐云毛音謐慎市震反本或作順按爾雅云毖神溢慎也不作慎字王肅及崔申毛並作順解也

正義假嘉溢慎皆釋詁文舍人曰溢行之慎某氏曰詩云假以溢我慎也　孝經云滿而不溢是溢為盈溢之言也易傳者以下句即云我其收之溢是流散

收為收聚上下相成于理為宻故易之也
陳氏啓源曰假以溢我皆假樂假字皆訓嘉音暇毛
鄭所同其溢字毛訓慎鄭訓盈溢盈溢之訓今世通
用其訓慎則見釋詁一云溢慎一云溢慎靜慎則必
靜義亦相通也舍人云行之慎郭氏以為義見詩正
指此頌矣孔疏云文王有嘉美之道以戒慎我子孫
義本諸此王崔申毛作順字解見釋文文慎本作或順蓋讀本
不同然合之爾雅則慎字為正也又假說文作誐ㄴ
音娥云嘉善也與毛鄭字異而義同
案左傳何以卹我ㄴ其收之杜預以為逸詩蓋文與
毛本異耳究之古人讀異未必定為逸詩陳氏所論
甚正朱子初从古義後从左氏傳卹意謂左傳所引

即非逸詩而亦當存為別解

●曾孫篤之

傳成王能厚行之也

箋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是言曾孫欲使後王皆厚行之非維今也

正義傳以周公制禮成王行之乃是為成王而作故以信南山經序準之以曾孫為成王也厚行之者用意專而隆厚即假樂所云不愆不忘率猶舊章是也

箋以告之時禮猶未成不宜偏指一人使之施用一代法當通之後王故知曾孫之王非獨成王也

業箋義頗遠宋賢多用之是也

烈文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

傳文王錫之

箋光文百辟卿士及天下諸侯者天錫之以此祉福也

正義以辟公之下即言賜福是賜之以福使得為此辟公也文王是周之創業之主文王造此周國此等得在周統内列為諸侯乃是文王之所錫故言文王錫之其實武王封建亦是武王賜之矣傳以錫茲祉福為文王賜諸侯則惠我無疆亦是文王愛諸侯子孫保之謂諸侯得繼世也其文皆無卿士則辟公謂君人之公非百辟卿士矣 以月令云百辟是卿士之總稱下有爾邦百辟與此相承則辟當下百辟公

當下爾邦故分辟公為二即辟公謂卿士及天下諸侯也此既分辟公為二故下兩經亦分為二皆上戒諸侯下戒百辟與此勢相成也又以下云爾邦謂諸侯為爾則此經云我是成王自我非我諸侯也故易傳以為天賜祉福謂賜文王武王以王天下之福也愛之無有期竟謂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是長遠無期也先解經文後指其事故云謂文王武王以純德受命定天位也

案毛以為文王錫諸侯鄭以為天錫文王皆通歐陽氏以為文武錫我君臣蓋本孔疏亦可存朱子謂諸侯助祭使我獲福嚴華谷謂辟公實賴以克興周祐則義外之義然亦無傷于理楊用修駁集傳固是凡

詩讀之各出意而無害于志者皆不必深辨也

維王其崇之

傳崇立也

箋崇厚也

正義釋詁云崇高也高是立之義故以崇為立也

以崇訓高也高是厚義故為厚也

案顏瀆訓崇為尊似較傳箋為勝

繼序其皇之

傳皇美也

箋皇君也謂卿大夫能守其職得繼世在位以其次

序其君之者謂有大功王則出而封之

正義諸侯各為一國之君不得有次序之義釋詁云

敘緒也則繼父祖之胥緒也故王肅云武王得天下因殷諸侯無大累于其國者就立之序繼也思繼續先人之大功而美之　言大功者為之總曰于大功之中又為等級功小者猶得繼世在位得其次序謂卿之子為卿大夫之子為大夫守其祿位不失舊業也功尤大者則其君之謂出封為諸侯也春官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其出封加一等是有大功者王則出而封之

案皇美亦釋詁文顏瀆云念其先祖之功則繼其序者益大矣亦勝舊說

天作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

傳作生荒大也天生萬物于高山大王行道能安

天之所作也

箋高山謂岐山也書曰道岍及岐至于荊山天生此

高山使興雲雨以利萬物大王自豳遷焉則能尊大

之廣其德澤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

初

正義以文王未從豐之前與大王皆在岐故知高山

謂岐山也以云天生高山不言生萬物故易毛也

案此鄭義簡質可從

昊天有成命

於緝熙

傳緝明熙廣

箋廣當為光

正義箋以外傳之訓與爾雅皆同而釋詁云熙光也肆故也則是聲相涉而字因誤故破之

陳氏啓源曰毛傳釋昊天有成命純用外傳叔向語鄭箋亦因其解獨熙廣純固則破廣為光固為故蓋因外傳訓字皆同爾雅廣光固故必以音近而誤故改之也然外傳又云廣厚其心以固和之又云終于固和而毛氏引之亦作廣固不應數處同誤况以固和之終于固和若固為故則二語不詞矣鄭之破字殆非也　案韋昭注國語熙光用鄭說固和則否豈非以固字本無誤乎源又謂熙之訓廣詩書多有之乃字義之常也亦不必更改

肆其靖之
傳肆固
箋固當為故字之誤也
案此已見前陳氏說盡之矣
我將
我將我享
傳將大享獻也
箋將猶奉也我奉養我享祭之羊牛皆充盛肥腯
正義將大享獻皆釋詁文　以將與享相類當謂致之于神不宜為大將者送致之義故云猶奉養謂以
此牛羊奉養明神也
案大奉皆古訓而鄭于此為長衆賢多从之商頌那

湯孫之將亦仿此

日靖四方

傳靖謀也

箋靖治也

正義王肅云善用法文王之常道日謀四方　靖治釋詁文以此能治四方可以蒙佑不宜為謀之故以靖為治謂施于天下也

案此亦鄭義長

伊嘏文王

箋受福曰嘏

釋文嘏古雅反毛大也

正義毛于嘏字皆訓為大此嘏亦為大也　王肅云

維天乃大文王之德既佑助而歆饗之

案此條宋賢多從鄭義而毛傳亦自可存

時邁

明昭有周

傳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也

箋昭見也王巡守而明見天之子有周家也

正義明之與昭俱是見矣義但以達見遠事謂之為明其昭者大明之狀故云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言因此巡守知天而令而後常愛周家其事昭然不復為疑與鄭明見之義同但分而言之耳　昭見釋詁文也以毛意微申使易曉故云王巡守而明見天之子有周

案箋傳義似異而同皆可存

執競

威儀反反

傳反反難也反復也

箋反反順習之貌

正義箋以反反為順習之皃傳言反反難者謂順禮閑習自重難也釋言云復反也是反得為復定本作

覆

案賓之初筵毛傳曰反反重慎也難即重慎之意箋不及傳孔疏欲合之究未能也

思文

立我烝民

箋立當作粒烝衆也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昔堯遭洪水黎民阻飢后稷播殖百穀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正義傳不解立但毛無破字之理必其不與鄭同宜為存立衆民也　此立我烝民與尚書烝民乃粒事義故破立從粒

案呂氏朱子從鄭穎濱華谷從毛蘇嚴是也凡毛義質而有味自宜从毛無取破字

## 周頌臣工之什

### 臣工

嗟〻保介

箋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

保介之御間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
正義以月令準之知保介為車右故即引月令以證
之盡保介之御間皆月令文彼說天子耕籍田之禮
天子親載耒耜措置之于參乘之人保介之與御者
二人間君之車上止有御者與車右二人而已今言
保介與御明保介即車右也引之者證保介為車右
也又明以農事勅車右之意

案保介毛氏無傳朱氏鶴齡曰保介若云車右則介
當如鄭云甲也高誘呂覽注保介副也介有右助之
義後說近之集傳則云農官之副長發云農官之正
安在乃獨命其副乎其說近是

箋奄久觀多也

釋文奄鄭音淹王徐並如字觀古玩反又如字

正義奄久觀多釋詁文彼奄作淹蓋鄭讀爾雅以奄為淹故也王肅云奄同也毛于執競之傳以奄為同言同多銍刈但無傳可據故同之鄭焉

案此奄字當與魯頌奄有龜蒙商頌奄有九有之奄同鄭于彼訓為長長亦久義其說可通視同義為勝王肅云同有九州之貢賦姑存其說可耳至觀訓為多則不可從毛于觀無訓不煩訓也宋賢多用安石說訓奄為奄忽此近杜撰不可為訓

噫嘻

噫嘻成王

傳噫嘆也嘻和也成王成是王事也

箋噫嘻有所多大之聲也

正義孔子見顏淵死曰噫天喪予成湯見四面羅者曰嘻盡之矣則噫嘻皆是歎聲為歎以敕之傳因其文重分而屬之非訓噫嘻為歎敕也此噫嘻猶上篇云嗟嗟耳毛亦以上篇重農嗟嗟而敕保介此文類之明亦噫嘻而敕之　以噫嘻之下方美其成王明至而率時農夫乃在下句則噫嘻之言未是敕戒故以為有所多大之聲

案此似鄭勝噫嘻宜是歎辭不必分為二訓

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傳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于下欲民之大發

其私田耳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
箋駿疾也發伐也亦大服事也使民疾耕發其私田
竟三十里者一部一吏主之于是民大事耕其私田
萬耦同時舉也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間有遂〻上有
徑十夫有溝〻上有畛百夫有洫〻上有塗千夫有
澮〻上有道萬夫有川〻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
二十三里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三耜為耦一川之間
萬夫故有萬耦耕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
正義謂人目之望所見極于三十每各極望則徧及
天下矣三十以極望為言則十千維耦者以萬為
盈數故舉之以言非謂三十里內有十千人也王肅
云三十里天地合所之而三十則天下徧此出毛之

意也言人目所望三十里而天地合于三十里外不復見之是為極望也　釋詁云速疾也駿速也轉以相訓是駿為疾也冬官匠人云一耦之伐〻發地故云發伐也言伐者以耜擊伐此地使之發起也亦大服事釋詁文彼亦作奕音義同箋以播厥百穀是王者率約農夫之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是農夫教民之言故云使民疾耕發其私田謂農夫使之也終訓竟也王使之竟三十里者王者之立田官每三十里分為一部令一主田之吏主之主田之吏謂農夫是也農夫自敕終已境界故指言三十里也亦服爾耕十千維耦是民從農夫號令之事故云于是民大耕其田萬耦同時舉足而耕也知此三十里為部使一

吏主之者以主者率農夫使教民種穀農夫即號令其人令疾發私田終三十里明三十里者此農夫所部之界故知每三十里分為一部使一吏主之公羊傳曰三公者何天下之吏則吏者在官之通稱七月傳云畯田大夫畯即此農夫也三十里而有一吏蓋皆以大夫為之箋又以萬人為耦與三十里大數相應故引周禮以證之所引周禮盡川上有路皆地官遂人文也彼意言凡治郊外野人之田一夫之間有通水之遂廣深各二尺也此遂上即有一步徑以通牛馬其十夫有通水之溝廣深各四尺也此溝上即有一畛以通大車其百夫有通水之洫廣深各八尺也此洫上即有一大塗以通乘車其千夫有通水

之澮廣丈六尺深丈四尺也此澮上即有一通道以容二軌其萬夫有自然之大川此川上即有一廣路以容三軌是周禮以萬夫為限與此十千相當又計此萬夫之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自乘是萬也既廣長皆百夫〻有百步三夫為一里則百夫為三十三里餘百步即三分里之一為少半里是三十三里又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冬官匠人文也此一川之間有萬夫故為萬人對耦而耕此萬人受田計之乃三十三里少半里正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也以三十里與十千舉其成數正足相充故鄭首尾為一以易傳也遂人注云十二夫都之田百夫一鄭之田千夫二鄙之

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于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遂洫倍溝〻廣二尋深二仞徑畛塗道路皆所以通車徒于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塗容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以南畮圖之則遂縱溝横洫縱澮横九塗而川周其外焉是鄭具觧五溝五塗之事也遂以人治野田故還據遂中鄰里酇鄙縣而說之四縣為一部計六遂三十縣為七部犹餘二部蓋與公邑采地共為部也何者遂人于川上有路之下云以達于畿鄭云以至于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是都鄙與遂同制此法明其共為部也地官序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酇長每酇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

長五家則一人計四縣有二十鄙百酇四百里二千鄰則鄰長以上合有二千五百二十四人矣而云一吏主之者彼謂主民之官與典田者別職其主田之吏一部唯一人也遂人注所言遂溝洫澮廣深之數皆冬官之文也徑畛塗道路所容于匠人差約而為之耳無正文言以南畮圖之遂縱溝橫洫縱澮橫者以夫間有遂則兩夫倶南畮于畔上有遂故遂從也其遂既從則必注于橫者也故溝橫也百夫方千步除外畔其間則南北者九遂東西者九溝其東西之畔即是洫也從洫必注于橫澮則南北之畔即是澮也萬夫方萬步為方千步者百除外畔其間南北者九洫東西者九澮其四畔則川周之故云川周其

外也如是者九則方百里故遂人注又云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也此皆設法耳川者自然之物當逐地形而流非于萬夫之外必有大川遠之且川者流水不得方折而還之也

案駿字傳當訓為大二義皆可存發則傳義為長蓋發能包伐〻不能包發也

陳氏啓源曰駿發爾私朱傳云溝洫同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此言殆非是井田有公田故在民者以私别之耳鄉遂之田既無君民之分豈得偏名之以私哉毛傳云上欲富其民而讓于民下欲民大發其私田孔疏申之以為大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民意之先公也此云駿發爾私言不及公是王意之讓

下也此見盛世君民相愛之情傳疏義優矣又朱子以溝洫法論此詩者說本鄭箋耳鄭因詩三十里十千耦遂合一川萬夫之數當是每三十里分為一部設一主田吏即此詩農夫也故引地官遂人文證成其說但嫥指鄉遂貢法矣然疏謂萬夫乃四縣之田六遂三十縣為七部猶餘二縣蓋與公邑采地并為部何者遂人云川上有路以達于畿鄭云至畿則中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是都鄙與遂同制此法故知其共為部也據此則鄭所謂一川萬夫應兼鄉遂都鄙言井田八家之衆亦在其內矣朱子嫥用溝洫為說祖鄭而未究厥指　康成之說巧合詩語然論此詩本指不如傳義之平正也傳云終三十里言

各極其望也王申之云三十里天地合所之而三十則天下徧蹶亦謂人目所望極于三十每各極望則徧及天下萬為盈數故舉十千非謂三十里內有十千人也不拘〻以夫田之數相配最得之

案亦字傳當作虛字解特未見訓耳鄭訓大不可從有瞽

應田縣鼓

傳應小鞞也田大鼓也

箋田當作輔〻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

釋文田毛如字鄭作𨌺音胤

正義知應小鞞者釋樂云大鼓謂之鼖小者謂之應

是應為小鼓也大射禮應鼙在建鼓東則為應和建鼓應鼙共文是為一器故知應小鼙也應既是小田宜為大故云田大鼓也明堂位云夏后氏之足鼓殷人楹鼓周人懸鼓是周法鼓始在懸故云懸鼓周鼓鮮此詩特言懸意也若然大射禮者是周禮也其樂用建鼓建鼓則殷之楹鼓也而大射用之者以彼諸侯射禮略于樂備三面而已故無懸鼓也　以經傳皆無田鼓之名而田與應連文皆在懸鼓之上應者應大鼓則田亦應之類太師職云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注云為大鼓先引是古有名朄引導鼓故知田當為朄是應鼙之屬也又解誤為田意朄字以東為聲〻既轉去東唯有申在申字又誤去其上下故變

作田也

案蔡傳宗鄭呂記宗毛而附載鄭義朱子兼引毛鄭孔疏之爲鄭說可謂詳矣何元子云書君奭申勸文王之德禮記亦訛作田觀文王之德申田相混鄭孔之說可信陳祥道又謂大射有朔鞞應鞞詩又以應配朄則朔鞞乃朄鼓也其說皆可存然毛公去古未遠說亦未可輕廢兩存爲是陸〻堂謂兩家之說皆非應即是朄古者田陳通用謂應既陳又縣耳鼓說雖新未之敢據

雝

箋禘大祭也大于四時而小于祫大祖謂文王

正義毛于禘祫其言不明唯閟宮傳曰諸侯夏禘則

介以繁祉

不礿秋祫則不嘗然則天子亦有禘祫禘祫者皆殷祭蓋亦如鄭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也武王以周十二月崩其明年周公攝政稱元年十二月小祥二年十二月大祥三年二月禫四年春禘蓋此時也若復五年則成王即政之年頌之大例皆是元年前事此不應獨在五年禘時也鄭以武王十二月崩成王三年二月禫周公避流言而出明年春禘于時周公未及時非太平必不得為此頌也又明年周公反而居攝是為元年至三年而祫五年禘嘗禘當以夏此即攝政五年之夏禘也然則此禘毛以春鄭以夏又不同案禘在夏鄭是也余于禘祫别有說兹不復詳及

箋安助之以考壽多與福祿
案傳于介每訓為大知與箋不同如此篇自以鄭為
長
相維辟公
箋百辟與諸侯
正義傳于烈文辟公皆斥諸侯無卿士之義則此辟
亦非卿士當謂國君諸公也故王肅云來助祭者維
國君諸公天子穆穆然以美德為之王
案此傳義頗長
有容
亦白其馬
傳殷尚白亦亦周也

箋亦〻武庚也武庚為二王後乘殷之馬乃叛而誅不肖之甚也今微子代之亦乘殷之馬獨賢而見尊異故言亦駁而美之

正義解言亦白其馬意以殷尚白故也檀弓曰殷人戎事乘翰〻白色馬雖戎事乘之亦以所尚故白言亦白其馬則是一代所尚宜以代相亦故云亦〻周也　以亦為亦武庚者此自周人而言有客為彼此之勢則是據周為辭不宜反以亦已故為亦武庚也

武

嗣武受之

傳武迹

箋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

正義武迹釋訓文

案此似箋義勝傳宋賢多從鄭說是也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

閔予小子

傳閔病

箋閔悼傷之言也

正義閔病疚病皆釋詁文　閔者哀慖之辭故云悼

傷之言

案二義亦鄭勝朱子別引說文云痛也尤勝

遭家不造

傳造爲
箋造猶成也
正義王肅云病乎我小子乃遭家之不爲言先王崩
則家事莫爲　有所造爲終必成就故造猶成也人
之所行死則事廢後主當更造立故云家道未成
案孔疏聯合二家之義固是終以箋義爲長
訪落
繼猶判渙
傳猶道判分渙散也
箋猶圖也成王始即政自以承聖父之業懼不能遵
其道德故于廟中與羣臣謀我始即政之事羣臣曰
當循是明德之考所施行故荅之以謙曰悉乎遠哉

我于是未有數言遠不可及也若扶将我就其興法而行之繼續其業圖我所失分散者收斂之

正義春秋莊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左傳曰紀于是乎始判是判為分之義也渙然是散之意故為散也王肅云将予就繼先人之道業乃分散而去言己才不能繼傳或然　圖我所失分散者謂己不能行分張散失者欲令羣臣圖謀而收斂聚之以助己也易傳者以謀于羣臣當是求臣之助不宜過自謙退言已不堪繼續故易之

案傳義未明箋亦不甚的朱子本頫濱之意言所以繼武王者犹恐其判渙而不合此說似勝前人

未堪家多難

箋多衆也我小子耳未任統理國家衆難成之事必有任賢待年長大之志難成之事謂諸政有業未平者

正義此經雖無傳但毛以此篇為致政之後不得言年幼而未堪也當自謂才智淺短而未堪耳言未者言已得臣之助則堪之故以無助為未堪也

案陳長發以閔予小子四篇皆出一人手筆詳玩詩詞其說頗近如此篇必以為成王自作則拘泥矣毛謂此篇為致政之後說雖古恐未然成王沖齡踐祚即三年免喪猶是幼年故仍以小子自稱且周公歸政之後家難已平語與事不合此自是周公代成王延訪羣臣之詩耳

敬之

命不易哉

箋其命吉凶不變易也

釋文易鄭音亦王以豉反

案毛于不易無傳王氏音恐是毛義較鄭義顯衆

賢多從王解是也

有緝熙于光明

傳光廣也

箋緝熙光明也敬學

於有光明之光明者

案緝熙訓光廣成五家

此釋詁但廣訓為古而

光明光大光明[illegible]訓經

鄭意毛傳大可[illegible]

佛時仔肩

傳佛大也仔肩克也

箋佛輔也時是也仔肩任也

釋文佛毛符弗反鄭音弼仔音兹

正義佛之為大其義未聞釋詁云肩克也直以肩為

克耳傳言仔肩克也則二字共訓為克猶權輿之為

始箋亦云仔肩任也雖所訓不同亦二字共義　鄭讀佛為輔弼之弼時是釋詁文釋詁云肩勝也即堪任之義故為任也

案此佛字似鄭義為長宋賢多用之嚴華谷云輔謂之佛者言正救其失不專順從之也學記云其求之也佛佛不順也猶孟子所謂法家拂士也

又案箋云是時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始有居攝之意此傳外之意恐是西京諛莽之詞流傳至康成猶用之也疏云若使為臣奉主每事稟承雖可以盡心而不得行意欲制禮作樂非攝不可故不得已而居之凡此等皆謬悠之論不可為訓

小毖

莫予荓蜂

傳荓蜂摩曳也

箋羣臣小人無敢我摩曳謂為譎詐誑欺不可信也

釋文荓普經反爾雅作甹音同蜂本又作夆孚逢反

正義荓蜂摩曳釋訓文孫炎曰謂相掣曳入于惡也

彼作甹夆古文字耳王肅云以言才薄莫之藩援則

自得辛毒孫毓云羣臣無肯牽引扶助我〻則自得

辛螫之毒此二家以荓蜂為掣曳為善自求為王身

自求按傳本無此意故同之鄭說　掣曳者從旁牽

挽之言是挽離正道使就邪僻故知謂譎詐誑欺不

可信若管蔡流言之類也

案荓蜂訓為摩曳古訓自不可廢荆公訓荓為使不

知何本而訓蜂為蜂之蜂與下文辛螫似有關會頗濱亦以蜂為螫人之蜂此義亦可存朱子取之非無故也近好古之儒力主傳箋攻擊王朱似覺過甚

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傳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

箋肇始允信也始者信以彼管蔡之屬雖有流言之罪如鷦鳥之小不登誅之後反叛而作亂猶鷦之翻飛為大鳥也鷦之所為鳥題肩也或曰鴞皆惡聲之鳥

正義鄭于下四句文勢大同屬意小異言己所以創予往時者往始之時信以管蔡之讒為小如彼桃虫

耳故不即誅之乃叛而作亂為王室大患如桃虫飜然而飛維為大鳥矣于時我年幼少未任統理國家衆難成之事故使周公攝政即有三監及淮夷作亂使我又會于辛苦皆由不慎其小以致使然我今欲慎小防患故須汝等助我言已求助之意也　傳言始小終大其文得與箋同但毛以周公為武王崩之明年即攝政為元年時即管蔡流言成王信之周公舉兵誅之成王猶尚未悟既誅之後得風雷之變啓金縢之書始得周公箋言王意以管蔡流言為小罪恨不登時誅之毛不得有此意耳是其必異于鄭當謂將來之惡宜慎其小耳故王肅云言患難宜慎其小是謂將來患難非悔不誅管蔡也　箋以鷦與題

肩及鶪三者爲下其義未詳且言鶬之爲鳥題肩事

亦不知所出遺諸後賢

案此篇自是求助非悔不誅管蔡也王子雝蓋本毛

意得之矣

載芟

徂隰徂畛

傳畛場也

箋畛謂舊田有徑路者

正義地官遂人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則畛謂地畔

之徑路也至此而易之主故以畛爲場信南山云疆

場翼翼是也

案畛訓爲場稍粗矣鄭義爲確

根古如字 俶熾同也 箋熾亦古也 正義云箋以爾雅有此正訓故易傳以為熾亦古也 鄭義則是古書如熾 案毛公[illegible]亦[illegible]當 但正義訓毛[illegible]不[illegible] 為異合

俶載南畝

箋俶載當作熾菑農夫既耘除草木根株乃更以利耜熾菑之而後種

釋文俶載毛並如字鄭作熾菑

案此似當從毛為始事南畝鄭義姑存為別解可耳

實函斯活

箋實種子也函含也活生也其種皆成好含生氣

正義此說初種故知實為種子函者容藏之義故轉為含猶人口含之也活者生活故為生言種子內含生氣種之必生也

案實字疑毛公只作實頻濱實栗之實解未必訓為種子也鄭義亦當為別解

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箋烝進畀予洽合也進于祖妣謂祭先祖先妣也以洽百禮謂饗食燕之屬

正義箋以云下有飶有椒重設其文則是二事故分此以當之以洽百禮為合聚衆禮其用酒醴者祭祀以外惟饗食燕耳故言謂饗食燕之屬賓之初筵與豐年皆有以洽百禮之文與此同而賓之初筵其文之下即云有壬有林〻謂諸侯之君故箋以為合見百國所獻之禮豐年止言報祭無饗燕之義故箋不為說則與烝畀祖妣共為祭禮之禮此以有二事故以為饗食燕之禮皆觀文為義故三者皆異毛既無饗燕之言明皆據祭祀與鄭不同

案百穀所用者多則兼包饗食燕亦無不可鄭義為長

絲衣

載弁俅俅

箋載猶戴也

釋文載如字又字音戴同

正義載者在上之名故經稱載弁若言以頭戴之則

于易人曉故云載猶戴也

案疏解傳義亦以載為戴究不知傳本義如何今舍

箋義無可釋姑仍之

不吳不敖

傳吳譁也

箋不讙譁

正義人自娛樂必讙譁為聲故以娛為譁定本娛作吳

陳氏啓源曰吳字有胡化下快五乎三切而義同胡化切者何音也下快切者陸音也俱見釋文五乎切者徐音也見說文韻譜陸徐兩家說吳字俱據說文而音形各異正未知誰合古義耳釋文云吳舊如字說文作吳〻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作吴从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反音譁此音恐驚俗也音話下快反今說文云吳姓也郡也一曰大言也从夨阻力切傾頭也口五乎切音吾徐鍇曰大言故矢言口以出聲詩曰不吳不揚今寫詩者改吳作吳又音胡化切其謬甚矣陸引說文作吳而今本从矢口然則今說

文吳字豈徐氏所定乎至于口下大及胡化切說本
何承天其來已久徐氏謂今人寫詩之謬殊不可解
又大言何須从口不如口下大取義明切何說較優
也但史記武本紀引周頌作不虞不驁趙世家索隱
亦言古虞吳音相近故舜後封虞亦姓吳虞本以吳
得聲古字通用取音形彷髴又似从吳口五乎切為
得也黃氏韻會虞韻收吳字禡韻收吳字而于
虞韻取徐說于卦韻禡韻取何陸二家之說不辨其
孰是得闕疑之道近世揚慎古音畧以何音禪作吳
亦从陸音話陳第古音攷从徐音吾作吳殆一偏之
見也又案孔疏述毛綵衣吳字作娛云人娛樂必讙
譁故以娛為譁定本作吳洋水吳字依王肅作誤云

誤與傷為類故以揚為傷謂不過誤不損傷也毛傳不破字而兩詩吳字一以為娛一以為誤皆離于本訓然娛虞同為樂義與史記合娛虞誤皆諧吳聲古字多假借文同不妨義異毛公得于師授說必有本得其義可勿泥其文从大从夨非經指所關兩存之可也

## 鼐鼎及鼒

傳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鼒

箋鼎圜弇上謂之鼒

正義釋器云鼎絕大者謂之鼐〻既絕大鼒自然小故曰小鼎謂之鼒鼎圜弇上謂之鼒釋器文孫炎曰鼎欲上而小口者以傳直言小鼎不說其形故取

爾雅文以足之

案此鄭義最備

酌

遵養時晦

傳養取

箋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

正義武王于紂養而取之故以養為取宣十二年左傳引此云遵養時晦者昧也故轉晦為昧言取是暗昧期謂武王取紂不得與鄭同也　養者承事之辭故云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左傳云耆昧也皇矣云上帝耆之是養之至老故云養是暗昧之君以老其惡

案養取于義不明箋說更誤誠如是是後世英雄作

用豈文武之世而有是乎賴濱謂退自循養自是
不易之論

我龍受之

傳龍和也

箋龍寵也來助我者我寵而受之

正義龍之為和其訓未聞魯頌稱蹻蹻虎臣故為武
貌造為釋言文王肅云我周家以天人之和而受殷
用武德嗣文之功傳意或然　上言大介為大來助
周則我龍受之[龍]此大介寵字以龍為聲故龍為寵
也來即寵受人皆美之
案此似以毛義為正
殺

於皇時周

箋皇君於乎美哉君是周邦而巡守其所至

正義毛於皇字多訓為美王肅云美矣是周道已成以于已是歎美之辞故以皇為君〻是周邦謂為天子也

案二義皆可存而毛尤勝

裒時之對

傳裒聚也

箋裒衆也

正義釋詁云裒衆多也俱訓為多是裒得為衆

案聚亦衆義而毛義尤顯

魯頌駉之什

駉

思馬斯作

傳作始也

箋作謂牧之使可乘駕也

正義釋詁云俶作也始也俶之所訓為作為始是作亦得為始思馬斯始謂令此馬及其古始如伯禽之時也　以上意斯臧斯才皆馬之身事故易傳以作為作用謂牧之使可作用乘駕也

案此箋似勝傳賴濱訓作為奮起呂氏朱子從之何元子曰作即易震卦為作足之作謂奮迅而動作也義亦可存

思馬斯徂

傳徂猶行也思遵伯禽之法專心無復邪意也牧馬使可走行

正義徂訓為徃行乃得徃故徂猶行也思牧馬使可走行亦上章使可乘駕之事也王肅云徂徃也所以養馬得徃古之道毛于上章以作為始則此未必不如肅言但無迹可尋故同之鄭說

案子雍多主毛義則訓徂為徃毛或與王同要之王義勝鄭

泮水

屈此羣醜

傳屈收醜衆也

箋屈治醜惡也

釋文屈丘勿反鄭云治也徐云鄭又其勿反韓詩云屈收也收斂得此衆聚

正義屈者屈彼從已是收斂之義故為收也醜衆釋詁文毛云收此羣衆則是不斥淮夷當謂順行長遠之道收斂魯國之民人也王肅云天長與之難老之福乃能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斂此羣衆傳意或然屈治釋詁文彼屈作淈某氏引此詩是音義同也下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則將伐淮夷于泮宮謀之明是飲酒因謀此則謀之〻事故以醜為惡此則謀治之耳未是兵已行也下云淮夷攸服乃是伐而服之案自此下又隔一章乃及淮夷則羣醜不必貼伐叛講宋賢多從傳義是也

狄彼東南

箋狄當作剔〻治也東南斥淮夷

釋文狄王他歷反遠也孫毓同、鄭作剔音同沈云毛

如字未詳所出韓詩云鬄除也

正義毛無破字之理膽卬傳以狄為遠此狄亦為遠

也王肅云率其威武往征遠服東南謂淮夷來服也

征伐所以治罪故讀狄為剔〻治毛髮故為治也

淮夷之國在魯之東南故知東南斥淮夷也

案二義皆可存苟義明而不煩破字則又勝耳

烝〻皇〻

傳烝〻厚也皇〻美也

箋烝〻猶進〻也皇〻當作暀〻暀〻猶往〻也

正義釋訓云烝々作也衆作是厚重之意故為厚也皇々美釋詁文　釋詁云烝進也故烝々犹進々也謂前進則皇為往行故知皇當作徃釋詁云徃々皇皇美也俱訓為美聲又相近故因而誤也

案頼濱云烝々其衆皇々其大朱子總訓四字為盛華谷引曹氏田其並進而鄉食献也烝々然其合衆而為天也皇々然皆可補傳箋之未備要之烝々訓進進可也皇々破為睢々則未敢从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

傳觩弛貌搜衆意也

箋角弓觩然言持弦急也束矢搜然言勁疾也

正義毛以美僖公之克淮夷必美其以德不以力此

當讀言為不戰之辞故以緐為弛貌荀卿論兵云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是一弩用五十矢矣荀則毛氏之師故从其言以五十矢為束也大司寇云入束矢于朝注云古者一弓百矢其百箇與則鄭意以百矢為束此箋不易傳者百矢為束亦無正文以尚書及左傳所言賜諸侯以弓矢者皆云彤弓一彤矢百以一弓百矢故謂束矢當百箇而在軍之禮重弓以備折壞或亦分百矢以為兩束故不易傳也已以為搜與束矢共文當言其束之多故搜為衆意得以弓言緐矢言搜其意言弓不張矢不用是僖公不至大戰而克服淮夷也又毛于猶字皆訓為道則下句犹亦為道王肅云言弓弛而

不張矢衆而不用兵車甚博大徒行御車無厭其事者已克淮夷淮夷甚化于善不逆道也魯侯能固執其大道卒以得淮夷傳意或然上有因馘則非全不戰傳意蓋以此章為深美之言　以上言献馘献因是戰而克之此章不宜復言弛弓束矢故云角弓觩然則言持弦急謂弓張故弛急也搜為矢行之聲故束矢搜然言勁且疾也

案宋賢于觩搜多从鄭義考之經文似是揚武中國訓弛訓衆尚未極發揮之致鄭説是也

戎車孔博

箋博當作傅甚傅緻者言安利也

釋文博徐云毛如字王同大也鄭作傅音附

正義車之廣狹度量有常不得以甚博為言故博當作傅其車甚傅緻言安穩而調利也
案此則當从毛鄭為別義亦可存

閟宮

閟宮有侐

傳閟閉也

箋閟神也

正義莊公三十二年左傳稱公見孟任從之閟閟謂戶拒公故閟為閉也下句言赫赫姜嫄則此述姜嫄之廟禮生曰母死曰妣姜嫄是周之先母故謂之先妣姒姜嫄之廟而謂之閟宮故知常閉而無事也　箋以詩人之作覩事興辭若魯無姜嫄之廟不當先述

閟宮又卒章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發首言閟宮于末言新廟則所新之廟新此閟宮首尾相承于理為順奚斯作之自然在魯不宜獨在周也且立廟而祭不宜以閉為名釋詁云毖神溢慎也俱訓為慎是閟神為神閟與毖字異音同故閟為神也以其姜嫄神之所依故廟曰神宮凡廟皆是神宮以姜嫄之事說之于下故先言神宮以顯之

陳氏啓源曰毛以閟宮為姜嫄廟而在周新廟為閟公廟鄭以閟宮新廟皆姜嫄而廟在魯兩家所見既殊後儒復出新說大約皆合閟宮新廟為一而廟則泛指羣廟也夫以廟為羣公之廟理猶可通至謂新廟即閟宮詩因修廟而作則甚誤末章寢廟並言

所修不獨廟矣不應首章獨言廟誤一也通篇惟祭
祀是廟中事外如公徒公車龜蒙鳧繹常許諸章所
述與修廟無涉誤二也后稷周公皇祖固祭于廟矣
皇〻后帝何與于廟祭而亦及之誤三也故凡以僖
廟為作詩本指而閟宮新廟首尾相應者斷不然也
細推詩義惟傳得之傳以閟宮為姜嫄廟詩意不在
閟宮也特借為咏姜嫄之發端耳以新廟為閔公廟
詩意不專在新廟也特舉為頌僖公之一事耳詩之
意在廣述僖公恢闢疆土脩舉制度以復周公伯禽
之舊故序用復周公之宇一語蔽之後儒舍此而求
之首尾失之遠矣
案閟訓閉似于義為長

上帝是依

傳上帝是依〻其子孫也

箋依〻其身也

正義毛氏不信履迹之事不得言天依姜嫄故為依其子孫正謂依助后稷使其母無災害也此直依其子耳兼言孫者以后稷後世克昌皆是大所依祐并孫言之以協句也　箋以生民之篇說姜嫄履帝迹而有后稷則是上帝憑依姜嫄而使之有子故以依為依其身履其拇指之處而心体歆〻然如有人道感已是其依之也

案此當从傳

實始翦商

傳翦齊也

箋翦斷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于時而有王迹故云是始斷商

正義翦齊釋言文齊即斬斷之義故箋以為斷其意同也

致天之屆

箋屆殛

正義屆殛釋言文釋言又云殛誅也然則此殛又轉為誅

案屆字傳無文恐與鄭不同屆亦訓至天命之所至也王荆公主此說似不可易顧濱訓屆為極朱子从之曰犹言窮極也亦可存

無貳無虞

傳虞誤也

箋虞度也無復計度也

正義大明云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傳云無敢懷貳心以為民無貳心傳以虞為誤則亦為民之情謂民無疑誤也王肅云天下歸周無貳心無疑誤上帝臨命汝傳意或然　虞度釋言文箋以汝者汝武王故以無貳無虞為戒武王之辭大誓說十一年觀兵盟津之時八百諸侯皆曰受可伐王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伐是其所計度故令戒之云無有貳心無復計度也

案此以箋義為長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

傳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唯天子兼之

箋載始也秋將嘗祭于夏則養牲楅衡其牛角為其觸觝人也秋嘗而言始者秋物新成尚之也

正義毛以載為則言秋而則嘗謂當祫之年雖為祫祭而則為嘗祭故解其意言諸侯之禮于夏為大祭之禘則不為時祭之礿于秋為大祭之祫則不為時祭之嘗唯天子兼之雖為禘祫不廢時祭今魯亦如天子之禮故言秋而則嘗謂為祫復為嘗　箋以禘祫之事于文不見不宜以載為則故易之為始以秋物新成尚之也言貴尚新物故言始也作嘗字者誤也

案此似鄭義直截

犧尊將將

傳犧尊有沙飾也

釋文犧尊鄭素河反毛云有沙飾則宜同鄭王許宜反尊名也有沙蘇河反刻鳳凰于尊其羽形娑娑然也一云畫也

正義犧尊之字春官司尊彝作獻尊鄭司農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尊此傳言犧尊者沙司飾與司農飾以翡翠意同則皆讀爲娑傳言沙即娑之字也阮諶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于尊腹之上畫爲牛象之形王肅云將將盛美也太和中魯郡于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然則象尊尊爲象形也

王肅此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皆讀犧為
義與毛鄭異義未知孰是
案犧尊本自刻牛形古有莎音非刻鳳羽也余別
有辨

## 龍旂承祀

箋交龍為旂承祀也謂視祭事也

正義交龍為旂春官司常文承者奉持之義故云承
祀謂視祭事此龍旂承祀謂視宗廟之祭何則明堂
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
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彼祀天之旂建
日月之章明此龍旂是宗廟之祭也異義古詩毛說
以此龍旂承祀為郊祀者自是舊說之謬非鄭所從

以明冬夏故云春秋犹言四時也

陳氏啓源曰龍旂承祀疏申箋意引明堂位語證魯君祀帝當建日月之章此龍旂定是廟祭舊說以此為郊祀者謬宋曹氏曰司常言日月為常王建之交龍為旂諸侯建之魯雖僭郊禮而以旂不以常猶不敢全僭也明堂位乃曰日月之章則又過矣嚴華谷信其說然此經下文云六轡耳耳春秋匪懈享祀不忒則此承祀即春秋享祀明是廟祭而非郊祭魯郊之不建常仍無明文可據也

三壽作朋

傳壽考也

箋三壽三卿也

正義老者尊稱天下謂父事之者爲三老公卿大夫謂其家臣之長者稱室老諸侯之國立三卿故知三壽即三卿也言作朋者謂常得賢人僖公與之爲朋即伐木傳云國君友其賢臣是也

案由孔疏言之則傳箋畧同荊公曰壽考之三卿爲公朋也亦此意朱子以爲未詳然古義自可用故又引鄭氏三卿之說嚴華谷曰碩有壽考之三卿爲朋友鄭皆如岡陵之固視其君臣同慶也鄙意疏引三老之說尤爲近䟽蓋養老之典如其德則如其壽也

遂荒大東

傳荒有也

箋荒奄也

正義鄭以奄為覆〻有龜蒙之山遂奄有極東之地餘同

案奄字詳前荒字天作傳訓大正義曰寬廣之義呂氏朱子從箋但奄〻連文恐非義也華谷兼取有奄二義亦未有定見季彭山曰荒者開拓而大之義本毛氏大訓而廣之似可存張氏新曰荒者經畧包羅之意亦可備一說也

天錫公純嘏

箋純大也受福曰嘏

正義鄭唯以嘏為福為異禮特牲少牢尸致福于生人皆謂之嘏是受福曰嘏

案箋義可從

## 居常與許

傳常許魯南鄙西鄙

箋許〻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周公有常邑許許田未聞也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于薛

正義春秋言伐我東鄙西鄙者皆謂伐其邊邑故月令注云鄙界上之邑此美其復故之宇當舉邊邑言之故知常許皆是鄙邑也言常許魯南鄙西鄙則常為南鄙許為西鄙或當有所依據不知出何書也傳以常許為魯之鄙邑書傳無文故箋易之許〻田也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有大德受采邑于京師為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之邑魯以周公之故成王賜之

許田春秋之時魯不朝周邑無所用而許田近于鄭國鄭有祊田地勢之便而與鄭易之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公羊傳曰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此魯朝宿之邑曷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繫之許近許也如此則魯之有許見于經傳明此常與許即是彼之許邑彼以近許繫許則非魯之鄙邑故箋言此以易傳也桓公以許與鄭僖公又得居之故美其能復周公之宇也春秋于僖公之世不書得許田蓋經傳闕漏故無其事也既以許為朝宿而常邑無文故維本其事言常字詩本或有作嘗字者常邑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築臺于薛春秋經文是與者其是此嘗邑與嘗在薛旁魯有薛邑故

言是與為疑之辭周公之有許邑事見春秋當則
無文故云周公有嘗邑許田未聞也鄭云當邑在薛
之傍亦無明文故又自言其證六國時齊有孟嘗居
食邑于薛以其居薛邑而號孟嘗君則嘗在薛傍共
為一地也
陳氏啓源曰居常與許傳云常許魯南鄙西鄙獨言
南西毛必有本也疏申之以為常鄙南許西鄙倂意
或爾矣鄭以常為薛之旁邑而引春秋莊三十一年
築臺于薛及田文封薛號孟嘗君以證薛傍有嘗邑
又以許為許田此未必然也築臺于薛魯地也孟嘗
之薛奚仲舊封也春秋時薛尚存魯安得築臺于其
國中明是異地而名偶同耳常自在奚仲國旁與魯

之薛邑何預我至許田為鄭有桓公本以易祊耳豈僖公復以祊易之鄭邪經傳無明文亦臆說也或謂常是齊所侵地盖本于管子合案管仲勸桓公親諸侯反其侵地故歸魯常潛北桓公始圖霸時事也僖公即位在桓公二十七年齊久已稱霸矣常地之歸常在莊公時不在僖公時不應舉以頌僖又齊在魯北常為齊侵定是魯北境與傳南鄙又不相符此說尤不足信也

案陳氏說固典核但常既為魯地不必泥定北鄙而謂常非詩之常也許之為許田似無可疑箋既云許田矣又云許〻田未聞也𠂢𠂢必他人注釋錯入箋中耳

新廟奕奕

傳新廟閔公廟也

箋新者姜嫄廟也僖公承衰乱之政脩周公伯禽之教故治正寢上新姜嫄之廟姜嫄之廟廟之先也

正義言新廟是作此廟僖公繼閔公為君故以新廟為閔公廟王肅云僖公以庶兄後閔公為之立廟奕奕盛大美其作之中禮能自儉而崇大宗廟是申說毛義稱作是廟欲見作者主為新廟而言奚斯其意不兼路寢也　春秋有新作南門新作雉門說者皆以脩舊曰新改舊曰作故鄭依用之以閔公後死禮當遷入祖廟止可改塗易簷不應別更作之而此詩首章言閟宮卒章言新廟明是脩彼閟宮使之新

故易傳以為所新者姜嫄之廟也作寢廟所以為美者以僖公承衰亂之後寢廟廢壞能脩周公伯禽之教故治其正寢上新姜嫄之廟由其脩治廢壞故可美也又言姜嫄之廟々之先者欲見姜嫄之廟既新之則餘廟毀亦新之然則舉其治正寢則餘寢亦治之矣

嚴氏粲曰新廟或以為閟公廟或以為姜嫄廟皆不可知或以為新作之或以為脩舊而新之然春秋不書則知其非大工役脩舊之説得之

案傳以為閟公廟者以僖公時當作閟公廟耳正義所解凡廟皆新似為完備

那

置我鞉鼓

傳殷人置鼓周人縣鼓

箋置讀曰植〻鞉鼓者為楹貫而樹之

釋文置毛如字殷人置鼓鄭作植字時職反又音值

正義金縢云植璧秉珪注云植古置字然則古者置植字同故置讀曰植此云植我鞉鼓明堂位作楹鼓故知植鞉鼓者為楹貫而樹之

陳氏啓源曰置我鞉鼓傳云殷置鼓攷明堂位楹鼓為置鼓以就經文明是釋置為楹也鄭通其意讀置為植云植鞉鼓者為楹貫而樹之蓋植即古置字見金縢植璧注故疏引之以證此二字之同然則此詩

置字毛鄭義本同音亦宜同矣釋文云置毛如字鄭作植時職反又音值訛非是

烈祖

鬷假無言

傳鬷總假大也總大無言無爭也箋至于設薦進俎又總升堂而齊一皆服其職勸其事寂然無言語者

釋文假毛古雅反鄭音格至也下以假以享同

正義鬷總古今字之異也故轉之以從今假大釋詁文總大無言無爭者以諸侯大衆總集或有言語忿爭故云無言無爭美其能心平性和也　釋詁以假為升故易傳以鬷假為設薦進俎之時諸侯總集而

升堂齊一也
陳氏啓源曰假字毛賈訓大鄭音格訓升而皆以為
奏樂大者大樂也升者升堂之樂也奏鼓為堂下之
樂奏假為堂上之樂下文鼓管與磬亦有堂上堂
下之分鄭解較明劃矣
案鄭于此假訓升而于下以假以享訓假同毛為大
是其說亦不能劃下也

湯孫之將

箋嘉容念我殷家有時祭之事而來者乃太甲之
扶助也序助者之來意也
正義毛以為成湯崩後祀于其廟詩人美湯功業述
而歎之　此嘉賓所以來顧念我烝嘗之時祭者正

以湯為人之子孫亦有顯大之德所致也以湯能制作禮樂善為子孫嘉容助祭鬼神降福故陳其功德以歌頌之也　鄭以奏鼓以下皆述湯孫祭湯之事烈祖正謂成湯是殷家有功烈之祖也湯孫奏假謂太甲奏升堂之樂綏我思成謂神明來格安我所思得成也於赫湯孫美太甲之盛頌予烝嘗謂嘉容念太甲之祭湯孫之將言來為扶助太甲唯此為異

毛以此篇祀成湯美湯之德而云湯孫故云湯善為人之子孫也以上句言衎我烈祖陳湯之祭祖故以孫對之子孫祭祖而謂祖善為人之子孫猶閔予小子言皇考之念茲皇祖永世克孝也　箋以湯孫為太甲故言太甲之扶助傳以湯為人之子孫則將

當訓為大不得與鄭同也王肅云言嘉容碩我烝嘗而來者乃湯為人子孫顯大之所致也

案此斷非指湯為湯孫而亦不必泥定是太甲但是湯之孫子為帝者耳

庸鼓有斁

傳斁斁然盛也

箋斁斁然有次序

正義以斁為鐘鼓之狀故為盛箋云斁斁然有次序亦言其音聲盛也

案孔氏合二家之義說亦可通而鄭為尤勝

賚我思成

傳賚賜也

箋賚讀如往來之來 神靈來致我致齋之所思則用成

正義言賜我思成者王肅云先祖賜我思之所欲成也 以思成者齋之所思成也思之得成由神明來格故知賚讀如往來之來

案思成毛鄭義同而賚字異宋賢多從毛蓋取賚為來義轉紆曲不及毛之所以直也

玄鳥

案序云祀高宗也鄭謂祀當為祫要之祫自是祭祀中大禮謂之祀固無不可也

景員維河

傳景大員均

箋員古文作云河之言何也天下既蒙王之政令皆得其所而來朝覲貢献其至也祁祁然衆多其所貢于殷大至所云維言何乎言殷王之受命皆其宜也

正義景大釋詁文員者周匝之言故為均也傳解維河之義既以景員為大均則維河者當謂政教大均如河之潤物然言其霑潤無所不及也　轉員為云河為何者以頍弁既醉言維河者皆是設問之辞與下句發端此下句言殷受命咸宜是對前之語則此言維何當與彼同不得為水傍河也故知河當為何維河既是問辞則大員是諸侯大至口之所云不得為大均之義且古文云員同字故易傳也案蘇呂二家皆從毛義蓋毛古質可以且不破字也

朱子既以為未詳又謂景是景山員為幅員景山四面皆大河義亦可存而終以毛義為第一

肇域彼四海

箋肇當作兆王畿千里之内其民居安乃後兆域正天下之經界言其為政自内及外

正義毛無破字之理則肇當訓為始王肅云殷道衰四夷來侵至高宗然後始復以四海為境域也案肇訓為始自是正義而子雍所觧尚未為的誠如所云則頌今王之功而顯前王之隘矣黄氏一正曰肇域彼四海言定天下封域自邦畿始也此實勝前豈以宋元以降之説遂不之取耶

長發

序長發大禘也

箋云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

正義王肅以大禘為殷祭謂禘祭宗廟非祭天也毛氏旣無明訓未知意與誰同

案禘之與郊迥異郊祭天以其祖配或以禰配禘追祭大祖之所自出于太廟而以太祖配之鄭旣以此為郊天又云禘祖所自出以祖配文相乱矣似宜從王義

幅隕旣長

傳幅廣也隕均也

箋隕當作圓〻謂周也

釋文隕音圓徐于貧反

正義幅如布帛之幅故為廣也王肅云外諸夏大國也京師為內諸夏為外言禹外畫九州境界禹平治水土中國既廣已平均且長也

案此似鄭義為長後世多用其說

至于湯齊

正義傳以此為湯齊甚分明矣而孔子閒居注云詩讀湯齊為湯躋者言三家詩有讀為躋者也

案與天心齊傳箋同訓釋文正義並引湯躋廣異辭也

昭假遲〻

箋假暇寬暇天下之人遲〻然

釋文假古雅反鄭云暇也徐云毛音格鄭音暇按王肅訓假為至格是王音也沈云鄭箋云寬暇以此義訓非韓字也

正義假者假借之義故為暇也

案王訓大抵本之毛義似應从王為順鄭于他假字多訓升獨此訓暇殊不可解且義亦迂曲

為下國綴旒

傳綴表旒章也

箋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執圭搢珽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縿著焉

釋文綴陟劣反徐又張衛反

正義綴之為表其訓未聞旒之所垂及旌旗之節皆

謂之旒〻者所以章明貴賤故為章也　内則云衣
裳綻裂紉箴請補綴是綴為連結之義也又襄十
六年公羊云君若贅旒然言諸侯反繫屬于大夫
也此言綴旒文與彼同明以旌旗為喻故易傳以綴
猶結也旒為旌旗之垂也秋官大行人及考工記
説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爾雅說旌旗云練旒九
是旌旗垂者名為旒也言受小玉大玉者此小玉大
玉是天子之器非為天子不得執用湯既為天所命
則得用之是受之于天故言受也知小玉謂尺二
寸圭大玉謂珽長三尺者考工記玉人云大圭長三
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
所服所守唯此二玉故知也春官典瑞云王搢大圭

執鎮圭藻五采五就以朝日覲禮云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注云此謂會同以春者也引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乘大輅率諸侯朝日于東郊所以教尊〻也退而見諸侯由此而言知朝日與諸侯會同俱是執圭搢珽今言受小玉大玉即云為下國綴旒故知執圭搢珽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縿結著焉也

案此似鄭勝毛賴濱云所以挈有下國如旌旗之綴旒焉尤足以補足鄭義

受小共大共

傳共法

箋共執也小共大共猶所執搢小球大球也

釋文小共大共毛音恭鄭音拱執也一云毛亦音拱

正義傳讀共為恭敬之恭故為法也　拱執釋詁文

以此章文類于上玉必以手執之故易傳以為小

拱大拱犹所執搢小球大球也大球實搢之而言

執者將搢亦執故同言拱也

案此亦似鄭義為長朱子曰或曰小國大國所共

之貢郝京山謂其與供通似皆未的

為下國駿厖

傳駿大厖厚

箋駿言之俊也

釋文駿又一云毛亦作俊讀厖莫邦反徐云鄭音

武講反

正義駿大龎厚釋詁文言為下國大厚謂成其志性使大純厚也王肅云言湯為之立法成下國之性使之大厚乃荷任天之和道也　又以上言綴旒為諸侯之所繫屬則知此言駿龎亦是諸侯之言天子故讀駿為俊言成湯與諸侯作英俊厚德之君也案英俊厚德之君近是此句毛鄭亦畧同耳

何天之龍

傳龍和也

箋龍當作寵〻榮名之謂

正義乃荷任天之和道也　荷天之龍與上荷天之休其文相值休為美譽則此豈為榮名且韻宜為寵

故易之地

陳氏啓源曰毛傳訓龍為和者二酌頌我龍受之長發何天之龍是也孔疏不能詳其義然古人字訓不盡與後世同毛之詩傳有自正不必以後人文義強推其故耳鄭云龍當作寵今皆從之不知蓼蕭毛傳訓龍為寵則龍字本有寵訓無煩改字也但傳既訓龍為寵而于二頌則易其解定是詩學相傳如此必非苟為異也後儒從鄭不如從毛之當

有虔秉鉞

箋有之言又也及建旆興師出伐又固持其鉞志在誅有罪也

案有字似讀如字知毛傳當爾

則莫我敢曷

傳曷害也

箋誰敢御禦害我

案箋意曰御禦害則是以曷為遏矣其義本可存但既曰御禦則可矣曰御禦害則已用己義又兼毛訓似未合也賴濱傳直曰曷遏通為直截矣

苞有三櫱

傳苞本

箋苞豐也天豐大先三正之後世

正義易稱繫于苞桑謂桑本固以苞為本盤庚云若顛木之有由櫱謂本根已顛更生枝餘故云櫱餘也苞豐釋詁文以此詩之旨言國之大者不得天意

故使諸國一時歸湯而云豈有三蘖蘖者樹木于根
本之上更生枝餘之名則知三蘖皆諸帝王之後也
案苞字似宜訓本宋賢謂一本生三蘖指韋顧昆吾
無可易三正之說殊未確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

傳葉世也業業危也

箋中世謂相土也震猶威也相土始有征伐之威以
為子孫討惡之業湯遵而興之

正義傳以業為危則湯未興之前國弱而危懼也箋
易之者以此篇上述元王相土言至湯而齊于天心
則是自契以來作漸盛之勢不應于此方言上世衰
弱故易傳也

案此似箋勝傳

殷武

撻彼殷武

傳撻疾意也

箋高宗撻然奮威武

正義撻疾是速疾之意言伐楚之疾也

案撻字傳箋義同韓詩云撻達也似勝二家之説

罙入其阻

傳罙深

箋罙冒也

正義以其遠處險阻宜為冒突之義故易傳為冒也

案冒亦深入之意似異而同

湯孫之緒

箋是乃湯孫大甲之等功業

正義傳于那篇言湯孫者湯為人子孫則此亦當然故王肅云于所伐截然大治是湯為人子孫之業大武丁之伐與湯同

案此似以毛義為優鄭多轉折矣

方斲是虔

傳虔敬也

箋椹謂之虔升景山揄材木取松柏易直者斷而遷之正斲于椹上以為桷與衆楹

釋文虔其連反爾雅作榩

正義椹謂之榩釋宮文孫炎曰椹斲材質也以其方

論斵斫楹桷不宜言敬故易傳也

案此詳玩經文自宜以鄭觧為定季氏本曰 如虔劉之虔是也

旅楹有閑

傳旅陳也

正義箋言為桷與衆楹則訓旅為衆也以其方始斵之未宜已為陳列故易傳也

案此二義俱可存